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张永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014043833

1247.57
3419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张永昌 著



I247.57
3419



中国文联出版社

0140438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张永昌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059-8089-1

I. ①正…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036 号

| | |
|------|----------------------------|
| 书 名 |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
| 作 者 | 张永昌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柴文良 |
| 印 刷 | 北京海纳百川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 1/16 |
| 印 张 | 27 |
|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8089-1 |
| 定 价 | 32.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花果飘香遍田园

故乡田园如何了？——每一个与农村有关联的人，无不关心这一问题。“三农”之事，可以说始终牵动着全民的心。

可当前文学界似乎置身事外，大多麻木不仁。许多作家也会写到农村，但不是渲染旧时的家族争斗、轶闻风习，就是对当代农村避重就轻、粉饰太平，很少有真正深入到农村深层、农民内心底处的作品。

此时我读到长篇小说《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就不免有些欣喜了。作者张永昌我并不认识，他从责任编辑那里看到我的终审意见，又到网上去搜寻了我一番，于是请我为之写序。我欣然应允。

这部作品以西古城村果园承包为主线，并透过这个小山村透视整个社会，真切地展现了农村改革的新貌，真实地塑造了一群当代新农民的鲜活形象。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我国农村曾是改革的先锋，也始终是改革三十余年的焦点所在。多少年封闭落后的农村，成了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多少年愚昧守旧的农民，成了中国人中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而改革开放行进到了今天，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又一次关切到农村的发展道路，关乎到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可在没有完全实现城镇化之前，大片耕地又早已被侵吞得所剩无几之时，中国的农民们该当何去何从呢？

张永昌的这部长篇小说，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这段历史时期农民们的选择。西古城村，像中国绝大多数村落一样，是由几个大姓组成的。年复一年，村里的权力掌控、利益分配等，无非是几家大姓协调平衡。如今进入到新的时代了，旧有的循环往复不再有效，许多新的因素渗入了进来。大户代表、村支书王建军试图把持村里的果园承包，不料却让一位外来户刘承彦联合一些村民，以合同的方式，用法律的手段，击碎了他们的企图，获得了果园的承包权。

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没有把取得承包权之后，写的一路阳光灿烂，一路高歌猛进。而是直面严峻的现实，写出了这第一步之后的挫折、困苦、憋屈和辛酸。这里有来自内部的分歧，来自其他大户的挑战，还有来自外部的市场波动，来自自然灾害的影响，更有来自上面的官员的干涉……等等，以致让刘承彦好几次心灰意冷，

好几次出走静海，还有好几次挨打被抓，……改革的先行者们，往往并没得到什么光环、鲜花或掌声，倒是常常遭遇到误解、猜忌甚至打击！但刘承彦坚持下来了。

刘承彦这个人物，是当代文学画廊中比较新颖的农民形象。他有知识，有头脑，有眼光，宅心仁厚而又坚忍不拔，善于思考而又脚踏实地。因此唯有他，才能带领西古城村的村民们走出一条当代农村改革和农民致富之路。不过，作者过多渲染他与杨晓丽的感情纠葛，并在这种纠葛中又过多地展示出他的软弱和杨的泼辣，对这个形象的完整性有一定的损害。

围绕刘承彦，作者还刻画了一群农民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农民技术员王志勇和他的副局长夫人董建菊，后任村主任王彦顺和他那心高气傲的妻子谷雅珍，深谋远虑的雪建成和他那爽直利落的老婆贺瑞英、迷途知返的张云天和他那鬼精灵的女儿王燕，甚至那霸道却也能干的王建军和谷双红，……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就连寥寥数笔的地痞王保中、污吏张建功等，也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足见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但出场人物过多，头绪也太多，使小说显得很紧凑和凝练，这就大大影响了小说的审美效果。

对这些农民及相关人物，作者不拔高，也不贬低，基本上还原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才让人觉得真实可信。通过对当代农民及相关人物的“原生态”描写，作者实际上还触及到了中国农村，乃至传统中国社会，最深层的“潜流”。文学家能做到这一点，殊为难得，也十分可贵。那最深层的“潜流”，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主要集中体现于农村）最根深蒂固的结构的变化——夫妻关系、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亲友关系、邻里关系、乡亲关系等，都因利益、欲望的凸显而变得支离破碎。我这里说的是“支离破碎”，而不说“瓦解崩溃”，就因为在今日的农村，还存留了不少传统的优良伦理、优良礼仪。正是这些，维系了已愈来愈稀薄的乡间温情和乡村温馨。可是在全球化浪潮和城镇化进程中，这些又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

此外我也感到十分遗憾：读完全书，始终没有感受到一种昂扬进取的气氛，一股攻坚克难的精神，反而经常令人觉得失落、沮丧、迷惑、无奈。究竟是农村的现状就是如此，还是作者的心态浸染所致？我不得其详。

无论我们今天怎么评说《创业史》、《山乡巨变》等有多少虚饰的成分，也无论怎么评说《平凡的世界》、《湖光山色》等是多么地浅显，但里面所透露出的洋溢激情、蓬勃生机，却是让我们深深地受到了感染和鼓舞的。文学，不管面临多么严峻的现实，多么艰辛的生活，还是要给人们以希望和梦想的。愿作者能深切体悟这一点。

是为序。

朱辉军 2013年1月27日于京西

第一章

西古城村的果园，紧挨着村子的东边。北面，是从金晶山流出的羚羊河。几十年过去了，这条原本宽阔、清澈的母亲河，因水资源逐年匮乏和沿途生态恶化，已变得浑、黄而且就要断流了。两岸裸露出的青白色的河床，也慢慢地长出了一丛丛的芦草、蒹草和连成了片的稗子草。南面是一条夏季里长满黄色野花和深绿色的车前子的通往东古城村的便道。再往南是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的一望无际的老百姓的庄稼地。东面是东古城村的一条斜着往东南方向延伸过去的引水灌渠和一片连着一片的杆子地。

一条十米宽的贯穿果园东西的大道就是果园里的主干道。

大道南边，是一行一搂粗的参天的白杨树。大道北边，是一行比白杨树还要粗的下垂的枝条已覆盖了整条道路的倒栽柳。大道的南面和北面，用区间道把果园各分成了六个区，除了大道北面靠近村子的两个区是苹果外，其余十个区全部是北方的传统品种——鸭梨和雪花梨。

果园中间的大道北面，是一片四合院式的用来办公和做临时仓库的平顶的敞棚和尖顶的瓦房。南面是二十多亩村里原打算建造水果冷库的起伏不平的闲散地。

果园的四周是洋槐和白杨树混杂的防风林。

和主干道处在同一条线上的果园的西门，正对着西古城村的一条通向村西口的大道。

村子往西一公里，便是连绵起伏的金晶山。

果园占了一千二百亩土地，从一九五八年栽上第一茬桃和杏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了。

一九九零年正月初七，西古城村果园的新一轮承包就要开始了。

这次承包和以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由党支部、村委会定价多人多次轮流承包，而是采取竞标方式，承包期限也延长到了十年。

这天从清晨就开始下雪，而且一下就来势凶猛。鹅毛一样的雪片儿纷纷扬扬到吃早饭时就把西古城村变成了一个白皑皑的雪世界。

九点过后，雪好像小了点儿，村民们尽量穿得暖和些，开始陆续走出家门，并三五成群地朝村委会走去。

西古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所在地，在通往村西口的大道北侧，村子正中间。办公场所是一座十间两层的办公楼，就在院子的最北边，坐北朝南。院子南面的大门西侧是四间连在一起的小百货部，东侧则是村办医疗卫生室。

十点左右，这里已前后来了好多人。雪，在猛下了四、五个小时后已慢慢停下来。人们踩着半尺厚的积雪慢慢走着。

天气很冷，早来的这些村民其实也并没有人有能力承包果园，可果园是西古城村的经济命脉，最终谁承包了、承包额多少，是和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再说，这次的果园承包，实际上是开放搞活后村里几个有实力的人物或团体的一次较量。有人昨天晚上看见，西古城村前几年被支书王建军赶出去的拐子高志远也从东平市开着林肯专程赶回来了。下台的村长，自己有一座冷库的杨晓平；跑北京、上海的客运专业户雪建成；以赌为业，拉赌局开赌场的康唯业；还有把化肥生意做到了美国的谷林娅；也都跃跃欲试。看来这次一直垄断着西古城村果园的富强冷库，是要受到挑战了。可究竟谁能在这次竞标中胜出，人们拭目以待。

富强冷库是以西古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军为首，伙同三个支委三个村委共同组建的一个个体经济实体。几年来，他们依仗手中的权力和对市场的正确把握，已经发展成为有两座水果冷库、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上百万元的水果商。对于承包西古城村果园，站在党支部、村委会的立场上他们是发包方；如果能承包住西古城村果园，他们就又是承包方；如果他们既是发包方又是承包方，对于承包合同的落实，他们就有了很大地伸缩性。再说，他们身后又有信用社的大力支持，所以无论遇到多少对手，对于西古城村果园的这次承包，他们都将全力以赴、势在必得。

西古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军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一张很生动一说话就带着微笑的脸。他这天一吃过早饭就来了，来时村长谷双红已经把院子扫出一条道，在广播果园的承包合同了。

“建军哥……”当他把炉火拨旺，把屋子打扫了打扫刚想坐下来时雪建成进来了。

“怎么……真投？”他瞥了雪建成一眼，掏出一支香烟递过去，见他摆了摆手就自己点着了。

雪建成三十八岁了，赶过大车、开过拖拉机、住过窑坑、当过生产队长。是西古城村最有威信的人，也是分田到户的唯一不认同者。他从不轻易得罪人，但看不过去的事也决不能容忍。

正当他和王建军刚要坐下来交谈时，村委会门前的孩子们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哇——不得了啦——大家快来看啊——”人们便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那里：高志远长长的林肯轿车正徐徐地开进院子，村民们纷纷给它让出一条道，孩子们一边前前后后地跟着奔跑，一边挥舞着手臂大呼小叫。

他和王建军相视一笑。

高志远人长得很帅气，高高的身材，白白的一张脸，美中不足的是因小儿麻痹症从小就瘸了一条腿。因他父亲是二等伤残军人，也是村里的上一代领导人，所以王建军一上任就把他安排到了大队卫生室做司药。没想到他做司药后不久，就利用父亲的影响把西古城村最温柔善良的姑娘王冉晴弄到了手。接着又利用做司药的既管钱又管帐的方便，偷改处方，模仿领导人签字，大量侵吞、挥霍公款。他还利用偶尔给人们看病的机会，玩儿了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实在使王建军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还在一天夜里偷偷钻进了他二弟媳妇的屋子里……

当王建军查了他的帐，撤了他的司药，把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

三年后的一个三伏天，他坐着一辆尼桑风风光光地回到村里。回村后第二天就大摆宴席：宴请他的朋友们，宴请愿意到他家里来做客的乡亲们，临走还每人送一条中华烟。当天晚上，他又在大街南边的水坑旁放了一场电影，并进行了一次热情洋溢地讲话：什么世事轮回啦，什么千秋功过由人评说啦，大放厥词。事后他感觉大仇已报，总算出了口恶气，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甚至第二天还激动不已。

这天他吃过中午饭，拄着一支拐杖来到大街上人们乘凉的大槐树底下。天气很热，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着，成群的红蜻蜓也擦着地面飞来飞去。他捣腾了捣腾拐，习惯地轻轻哼了两声，然后就问坐在碾盘上的几个老年人：“昨晚，你们都去看电影了吧？”

“嗯，去了。去了。”几个老年人忙不迭地答应着。

“昨晚我的讲话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他有点迫不及待了：他尽管已经扬眉吐气，但实在还想亲耳听听人们对他的赞扬——哪怕是最简单的说句“行”或者是“有种”都可以。

坐在碾盘最北边的留着白胡子的高大增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昨晚你不是演了个片叫《闪闪的红星》是吧？”

“嗯，是啊！”

“里边有个反攻倒算的老地主叫胡汉三，你知道吧？”

这他就知道了，他平日里因为行动不方便很少看电影，至于昨晚演电影时他的兴趣根本就没在这上边。可他三代贫农，怎能和老地主联系在一起呢？他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倒腾了一下儿拐，重新看着他们。

“他向穷人示威时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跟乡亲们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高大增沉着脸，一字一句地说。他刚说完，其余几位老人就笑起来，可是他没有笑，顿了顿又接着说：“你讲的话和他讲的话有什么区别吗？一个人的威望是靠他做什么或怎么做来决定的，而决不是靠讲讲排场或者吹吹大话就能吹出来的！”说完，就去跟那些老人们聊天再也不理他了。

“这个倔老头，这个老混蛋！”他被他气得差一点儿没背过气去。

那是两年以前的事了，可这个老东西的话太伤人，他至今对他耿耿于怀。

胡汉三就胡汉三，他们今天也可以说他是第二次卷土重来。管他呢，他今天坐的可不是尼桑，他是坐着林肯回来的。

林肯，西古城村的人们知道吗？

有人见过吗？

这是美国总统才有资格坐的车。他这一辆车就能买下西古城村果园好几年的承包权。如果说他前两年回西古城是为了招摇，那么今天回西古城就是要让人们真正见识他高志远。他要让王建军看看他高志远是不是混出了人样？是不是已经出人头地？他决不能让王建军和伙同王建军整他的那些人狗眼看人低。

高志远的林肯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的院子中间，车门打开，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扶着他走下来，一个提着皮箱的男士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边。

就在这时，西古城村嘴最快的杨文理的媳妇裴小鸾走过来，毫无顾忌地就喊了他一声：“拐子……”

“混帐！”高志远板着脸，很不高兴地骂了她一声，紧接着便高声地拉着很长的声音报出了自己的大名：“高——志——远——”

人群哄笑起来。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吗？他可是在骂他自己混帐！”裴小鸾一点儿也不怕他，她先是拦住他朝着他身边的人群大声嚷，然后又指着扶他的那个姑娘问：

“你身边这个丫头是谁？告诉大家伙儿！”

“干女儿！怎么了？”高志远昂起头，捣腾了一下拐，又习惯地轻轻哼了两声，接着便美滋滋地看着大家。他巴不得人们问他呢。他身边这个既高挑婀娜又仪态万方的姑娘，是他特意带回来给大家看的。他要让全村的人们都看看他玩儿过的、占有过的，包括西古城村所有的大姑娘小媳妇，哪个能跟他的美人儿相提并论。连她这样美若天仙的姑娘都来伺候他当他的拐杖，他在西古城村玩几个女人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他的声调很高，可裴小鸾的声调也不低，她一边紧紧盯住那个姑娘，一边朝着人群大声嚷：“你们都来看看，这人不会是他干妈吧？”

裴小鸾的刀子嘴又一次把人们逗得哄堂大笑。扶着高志远的那个姑娘看了眼高志远也用一只手捂着嘴偷偷地笑了。

“混帐，你真是混帐！”高志远眯眼看着裴小鸾，既尴尬，又自得。

孩子们又是一阵呼喊，康唯业一前一后开着两辆小车来到投标现场。从后边车上下来一个人，飞快地跑过来给他打开车门，并把一只手伸到了车门上边。康唯业扶扶墨镜、正正领带，把笔挺的西服抻一抻，然后旁若无人地朝会议室走去。

康唯业从小就爱玩钱儿，最近几年开始拉赌局。西古城村曾经有人看见他在一个下午光是“打头”就打了十八万。他还帮人讨债、放高利贷。人们传说他在黑道上打一个电话就能召集二、三百打手，白道上还买通了几个县的公安局长。他究竟有多少钱？有多大势力？没几个人说得清。至于承包果园，有人说他想从此从事正当行业，也有人说他纯粹就是想在果园里玩钱儿……

十一点左右，杨晓平也赶到了。提前打过招呼到现在还没来的就只剩下谷林娅了。西古城村其它支、村委也陆续到场，好凑热闹的人们也纷纷跟进来。会议室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咱们屋子里不准备投标的，请先到外边站一站。”王建军开始安排现场。

“如果现在还有人准备投标，就请赶快到村委会来，十点半正式开始。”谷双红也在做最后一次广播。

最后，党支部书记王建军重申了四条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四条合同以外的有关事宜。

四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包费最低五十万。

二、承包期限为十年。

三、在承包期间，如遇特大风、雹等自然灾害，承包费的减免由党支部、村

委会酌情解决。

四、党支部、村委会鼓励中标者在果园建造水果冷库。如中标者能投资一百万元建造能储存四百万斤水果的冷藏库一座，村里则每年少收承包费二十万元。十年后水果冷库归村里所有。

四条合同以外的有关事宜是：

一、为保证此次投标的严肃性，每位投标者必须先付保证金一十万元。

二、中标者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上缴当年承包费。

三、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不能全部上缴当年承包费，属自动放弃，保证金归村里所有，承包权归第二名。

四、第二名以下，保证金马上归还。

这天上午十一点半，西古城村一共收上来五十万元保证金：其中富强冷库十万、雪建成十万、杨晓平十万、康唯业十万、高志远十万。

这天上午十一点四十，西古城村果园的投标正要开始，西古城村村民王彦顺也提着十万元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

第二章

天，开始放晴。太阳像个银盘，慢慢从变薄的云层中显现出来。树枝上的积雪开始脱落，屋檐儿上也开始滴水，天好像更冷了。人们跺着脚来回走着，一个个拱肩缩项地唏嘘着。

在场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王彦顺也敢来和富强冷库叫板儿，和这些大款们凑热闹。他们看着他风风火火的样子，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好家伙，又来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在人群里大声喊了一声。

“他来也是白来，他绝对没这个实力！”紧接着有人小声反驳他。

“那可不一定！”

“不一定？他有几个钱你还不知道？他最多有十万块钱！他应该是在这些投标的人当中钱最少的一个！”

“不管怎么说这戏是越来越好看了！”开始说话的人有点儿不甘心。

“好看什么？……这戏应该怎么落幕照旧怎么落幕！”反驳他的人不遗余力地顶撞他。

王彦顺中等身材，小眼睛、招风耳，总爱斜着眼看人，有时脖子还拧着。他是个恩怨分明，且从不肯服输人。几年来，富强冷库在果园里玩弄伎俩、仗势欺人，曾做过多少令人发指的事。他们诬陷过他，还曾把他打得满头是包。这奇耻大辱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今天就是铁了心来和他们争一争、斗一斗的！

他有一个铁哥儿们，叫刘承彦。

他最初的打算是想和刘承彦一起承包果园。他自己没多大实力，也确实只有十万块钱。刘承彦也不过二、三十万。可他们有个中学时的同学叫张天宇，年前调到了北里厢信用社当信贷员。他们一起吃过两次饭，详细探讨过西古城村果园的情况。张天宇说如果他能承包住西古城村果园就可以以西古城村果园做担保，

争取贷款。并且告诉他这件事已经和信用社的王主任打过招呼。他高兴得当晚就给远在静海市做水果生意的刘承彦打了个电话。可刘承彦听完他的话后不但没高兴，反而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千万别异想天开，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

他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放了：你远在天边凭什么说我异想天开？做事要量力而行？我怎么不量力了？信用社不是都已经谈好了吗。他本来高高兴兴地打电话是想得到他的肯定或赞赏，没想到反而让他教训了一顿，他顿时就七窍生烟！

西古城村有一千二百多口人，主要是由康、杨、谷、高、王这五个姓氏的人组成的。这五个姓氏的五攒人家，在二十多年前还是彼此间隔、相互孤立的。是后来经过逐年的人口繁衍和庄户拓展，才连成一片的。

刘承彦是个外来户，西古城村也就只他一家姓刘。

他的家座落在村子的最东北角，正房三间两跨，坐北朝南，两间东屋一间过道做配房。院子的东面就是西古城村果园，房后紧邻的就是羚羊河。

刘承彦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他们是来这个村子任教时才落户到这里的。因是独门小户，老家又都没了亲人，所以他的父母特别注重邻里关系。他们的邻居郝淑芬，是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女人。心眼儿好，为人也大气。她丈夫叫杨运生，比她大十岁，精通木匠活。那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儿——就是现在的杨晓平。

刘承彦的父母来西古城村的第二年，大队给了他们块儿宅基地。他们在那年秋后就动了工。

热心的郝淑芬就像是做自己家的事情一样忙里忙外地帮着张罗。杨运生也起早贪黑地帮着拉木架、做门窗。两个家庭俨然就成了一家人。

刘承彦的父母都是领工资的国家人员，家境自然比在农村的郝淑芬他们好，所以就时常给杨晓平买身衣服或拿出一些零用钱让他们补贴家用。时间不长刘承彦的母亲和郝淑芬就好得情同姐妹无话不说了。

就在那一年冬季，两人前后怀了孕。

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杨运生因队里放了工，来帮着刘承彦的父亲整理新房的院子。刘承彦的母亲也和郝淑芬腆着肚子坐在屋门前晒太阳。

蓝天上的白云白得就象是梨树的花朵一样漫天游移着。洋槐树正值开花季节，浸入肺腑的香气也随着风从墙外袭来。

刘承彦的母亲是个非常单纯的女人，而他父亲，却是一个又严肃又有点儿拘谨的男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不但没使他们生分，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他待她，就像待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女孩儿，关心她、照顾她，事事都随她的意。她也很依赖他，她觉得他就是她心中的太阳，她离不开他就像是小草儿离不开阳光。

刘承彦的父亲三代单传，她的娘家也都没了亲人，她在结婚以前就想好，结婚后首要任务就是给他生儿子。

当她有一天知道真的怀了孕时，高兴得都有点欣喜若狂了。

她们每次坐到一起，她的儿子就是她的第一个话题。

这天，她们又是从这一话题谈起。

“大姐，我的儿子一点儿也不安分，他整天踢我，你说，他会不会自己跑出来呀？”她盯住郝淑芬，不无担心地问。

郝淑芬忍俊不禁，上下打量了她一会儿说：“嗯，像你这样的，真有可能！”

“啊？”她吃惊地眨着一双黑眼睛，细长的眉毛差一点儿飞起来：“真的？”

“真的。你的儿子呀，说不定哪天跑出来，喊着妈就要跟着你一起去上学了。”郝淑芬看着她那又天真又惊恐的样子，怎么也忍不住笑。

“哈！”她好像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伸出两只手就去胳肢郝淑芬：“大姐，你耍我！”

郝淑芬差一点儿没笑岔气儿，她躲不开她，也就去胳肢她，两人嘻嘻哈哈地闹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两个平整院子的人也忍不住笑了。

“大姐，我有时真得很担心，你怀晓平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她笑够了，撩一下儿垂到前额的头发，很郑重地问。

“行了，你傻不傻呀你！”郝淑芬止住笑，嗔怪地看着她。

“大姐你看……他又在踢我！你现在总不会也这样吧？”

“我没有，我很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可能会生一个女儿。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总是想吃辣的。人们不都说酸儿辣女吗。”

“我总是想吃酸的！”郝淑芬的话儿又勾起了她一个新话题：“可是我们那位，一点儿也不知道心疼人。今年春天，我馋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他去果园里给我偷杏。他说什么也不去。我实在没办法，就自己去了。可是我又跑不动，差一点儿没让人家逮住。你说一个教师，要是让人家逮住了多丢人啊！”说完，又大笑起来。

郝淑芬也笑了。

快晌午时，郝淑芬要回家做饭了，刘承彦的母亲拦住她问：“大姐，如果你能生个女儿，你愿意让她做我们儿子的媳妇吗？”

两个平整院子的人又一次让她逗笑了。

郝淑芬也笑起来：“好哇，我们盼之不得呢，如果你反悔了呢？”

她想了想说：“谁要是反悔了，谁就是小狗！”

就在这一年的阴历七月十五，郝淑芬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儿，名字是刘承彦的母亲起的——连着她哥哥的名字——叫杨晓丽。

这一年是闰七月，在闰七月的七月十五，刘承彦的母亲生下了刘承彦。

这样一来，杨晓丽和刘承彦的生日就都是七月十五，但杨晓丽终久比刘承彦大了一个月。

两个孩子都长得很出息，两个女人也喜不自胜。因为两家关系好，又住的是紧邻，两个孩子的儿时几乎就是在一个被窝里度过的。

时间过得飞快，刘承彦八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那时，他又有了一个三岁的妹妹叫刘晓红。人们都说他的这个妹妹很会长，一块儿不太好看的黑色的痣，长在了右边的屁股上，一块儿很好看的粉红色的痣，长在了眉心里。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可就在他母亲带着她去集市上买东西时被人抱走了。

他的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时间不长便一病不起。

那一年深秋，当她预感到自己已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偷偷地哭了。

那是那年寒露刚过的一天黄昏，天，阴沉沉的，秋风把落叶刮得到处都是，防风林也一个劲呼啸。郝淑芬蒸了两个鸡蛋，用手巾包严实了过来看她。她听见脚步声，用手拄着床想坐起来，可起了一半儿又躺下了。

“你就躺着吧，不要动！承彦和晓丽正在那边儿吃晚饭，你不要惦记他们！”郝淑芬一边说着，一边把饭碗放到她床头的桌子上。

屋子里已经暗淡了，秋风一阵阵摔打着窗户。她看着郝淑芬擦着火柴，把桌子上的油灯点着，屋子里顿时就变得亮堂起来。她欠一欠身，有气无力地看着郝淑芬说：“大姐……今晚我不想吃饭……”

“不想吃？不想吃也得强吃点儿！人是铁，饭是钢，不强吃点儿怎么能好起来！”郝淑芬一边大声劝着她，一边慢慢坐到了她的床前。

“大姐……”她看了郝淑芬一眼，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郝淑芬问她。

她闭上眼，稳定一下儿心神，然后侧转身，用已经有些呆滞的眼神看着郝淑芬说：“大姐……咱们的‘婚约’……还算数吗？”

“算！……算数！”郝淑芬看着她憔悴已极的面容，顾虑重重的神态，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那就拜托了……实在对不起呀！”刘承彦的母亲如释重负般收回目光，头也一下子就垂下了。

“你的孩子……已经也是我的孩子了！无论以后遇到什么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一定会把他们抚养成人……”郝淑芬说到这儿，已经抽泣着说不下去了。

“这个世界多好哇！”刘承彦的母亲平躺在床上，留恋而又无奈地望着屋顶说：“可是我……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到那一天了……”

“你能……你能看到……我要让你看到！”郝淑芬听着她一句句乞求一样的话语，眼泪夺眶而出，想了想就冲到了院子里。

那时，刘承彦和杨晓丽还不太懂事，已经吃了晚饭，正跑到这边的院子里为一件小事争吵。她提溜起他们的后脖领子就把他们提溜到屋子里，然后让他们跪在了她的床前：“叫，叫妈，你们两个一起叫！”郝淑芬此时已经哭得喘不过气来了。

两个孩子看着他们痛哭流涕的母亲，喊着“妈”，也哭做一团！

刘承彦的母亲用最后一点儿力气把刘承彦和杨晓丽拉到她的跟前说：“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我终究看到这一天了……”

她在临咽气时跟刘承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儿……是丢了你妹妹……我最大的遗憾……是你还这么小……就把你一个人留在了这个世界上……”

刘承彦、杨晓丽、王彦顺和他媳妇谷雅珍都是六八年生人。

他们从小一块儿玩儿，一起上小学，后来又一起到北里厢乡读初中，并且还分到了一个班。杨晓丽和谷雅珍读完初中后又到天远县读完了高中，可王彦顺和刘承彦连初二都没有读完就中途退学了。

杨晓丽和谷雅珍都怕玉米上的毛毛虫。

那一年小暑前后，他和刘承彦因家里有事，只她两个人去上学。那天她们走的是村南边通往北里厢乡的一条近道。就在她们走进一节地时，杨晓丽的上衣袖子上，不知怎么爬上去一个毛毛虫，又刚巧被谷雅珍看见，谷雅珍吓得发出一声惊叫，乍起两支胳膊就跑。杨晓丽的脸也顿时变了颜色：“给我拿下来，你给我拿下来！”她一边哭，还一边喊，可谷雅珍早已经跑远了。杨晓丽又害怕又没有办法，就又使劲追她。最后，正好在玉米地里砍草的高大增听见她们哭喊，赶过来把毛毛虫弄死，才算没事了。

从那儿以后，没有他两个，她们再也不敢单独走那条近道了。

在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晨，他们四个人一起去上学。王彦顺突然心血来潮，找了两个毛毛虫就放到了杨晓丽和谷雅珍的脖子里。

两个人当场就吓晕过去了。

为此刘承彦把他按在地上打得他鼻子里、嘴里、脸上，到处都是血，两个门牙也打活动了。

王彦顺从小就爱打架，而且一打架就下死手，可这次实在是让刘承彦打惨了，又是当着杨晓丽和谷雅珍的面，因此憋了一肚子气，一来到学校就开始报复刘承彦。

他把他们班上几个打篮球的和几个盘单杠的叫到跟前说：“刘承彦你们知道吗？别看他整天人模狗样的，还什么班长、三好学生的！他和咱们班的杨晓丽从小就订了‘娃娃亲’！两个人白天一起上学，晚上就钻一个被窝！”说到这儿，又故意压低了声音说：“两个人‘什么事儿’都干了！‘什么事儿’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事儿’！”说完，就再去别处讲。

他这一番宣扬，无疑在学校扔下一个炸弹，好奇的学生们开始觉得惊异，紧接着便开始议论，没多久时间他说的这些话就整个儿在校园里嚷嚷遍了。

这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天开始转晴，云缝里的阳光很强，操场上有很多人打篮球。刘承彦和杨晓丽刚一走出教室就被学生们围住了，他们班个子最高的曹彦君拦住他们问：“听说你们是小两口儿，怎么样，亲个嘴儿让我们瞧瞧！”

他身边的学生们也紧跟着起哄：“对，亲一个，让大家伙儿瞧瞧！”

刘承彦和杨晓丽顿时就羞得满脸通红，但他们没理他，想从他身旁绕过去。可是只走了两步，就被旁边的几个同学推回来了：“怎么？想去哪？”

刘承彦的心激跳起来：“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不干什么，你们不是早就‘好’过了吗？就是要你们亲亲嘴儿！”

“对，亲亲嘴儿，让大家伙儿瞧瞧！”

同学们越聚越多，并且你一句我一句，一个跟着一个起哄。

曹彦君是本村人，平时也在学校横惯了，他抓住刘承彦的胳膊就往杨晓丽的身上推：“来一个吧，亲亲！”

刘承彦被他推得倒退了一大步，还差点儿把杨晓丽碰倒。他站稳脚根，稍微稳定一下心神，照准曹彦君的下巴就是一拳，一拳就把他打得蹲到了地上。

同学们发出一声喊，一下子就散开了。

曹彦君站起来就和刘承彦扭打在一起。

同学们又围上来，后边的推前面的，前面的又使劲往后扛，还有好几个人站在圈子外边大声喊。

后来，从旁边又过来几个大班儿的，他们把刘承彦和杨晓丽推倒在地上，还硬往一起摁。

杨晓丽让他们弄得哭了好几次，刘承彦也很狼狈。